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ublic History

钱茂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ublic History

钱茂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 钱茂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61-7100-4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社会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5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让克丽奥走向坊间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序》

晚近以来，倘稍加考察，就可发现在当代中国史界正涌动着一股潮流，初起时的微澜并不起眼，但这一二年已勃发生机，呈澎湃之状，展望未来，汹涌可期。不是吗？近读茂伟教授的新作《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信然。

茂伟君早岁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注明代史学，曾以一名专业史家的身份，为世人奉献了厚重的《明代史学历程》和《明代史学编年考》等学术专著，可以这样说，他写的“明代史学的那些事儿”，实为后人之津逮，倘要是研究明代史学，那是无法绕过的。自此，十多年过去了，他“穿越”，从古代走向当代；他“转身”，从史学史走向史学理论；他“下海”（这里没有经商的意思），从一名书斋型的学者，成为史坛的弄潮儿。凡此种种，知书并知其人，读《通论》庶几可矣。

筌路蓝缕，以启山林。通观《通论》，新意迭出，因为它的前沿性，比如公众史学的“顶层设计”；说理透彻，因为它的科学性，比如公众史学的“学科构思”；富有启示，因为它的借鉴性（或可复制性），比如口述史的实务流程什么的。在这里，不容我们对“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抑或“大众史学”之名细作辨析，《通论》却给人们下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这或许会有争议，正如他所言：“因为公众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概念，所以要想一句话说清楚，真的好不容易。”不说也罢。在这里，我倒是对作者所说公众史学的框架构想颇感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用了个妙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说的是，公众史学有六个分支组成，犹如六所小房子，它们各有其“宅名”，曰：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

史学。但在这六所小房子上端，还有一个大屋顶，上书：“公众史学。”当然，他继续考察的还有很多，但作者却形象而又简洁地道出了公众史学的多维性及综合性，不由令读者眼睛为之一亮。在公众史学正处在创建阶段的时候，《通论》对公众史学的界定、框架结构、学科建设，以及对这一学科群六个分支逐一探究，以其实践筑构想，以其学理建体系，这一学术成果不只是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回报，更是适时而出对公众史学潮流的推波助澜，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中国公众史学的开山之作，《通论》所写的公众史学“那些事儿”，同样可以这样说，倘后来者要研究公众史学，那也是没法绕过它的。

其实，我是以中国公众史学过来人与实践者的身份来说上述这番话的，因而对《通论》所论，就会产生一种莫大的亲近感。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个人与公众史学（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像钱教授今天这样明确的“公众史学”意识）就结缘，并参与实践，留下了切身的感受：一是在1996年，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在美国纽约中国近代史口述史协会的资助下，系上16名学生分成八个小组，由老师带领做口述访谈，蒐集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的口述资料，大体按西方口述史家之流程行事。不管怎样，这实在是一次很好的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二是在我执教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中，增添与引介了由美国史家海登·怀特于1988年首创的“影视史学”理念（Historiophoty，台湾学者周樑楷首译为此名，获普遍认可且流传至今，现也称“影像史学”），此举在复旦引发了一届又一届学子们的浓厚兴趣。我们主要是选择历史影片，比如外国的《辛德勒名单》《刺杀肯尼迪》，国产的《鸦片战争》《红樱桃》等，并以电影所产生的视觉影像（简称影视，这是周樑楷与我所说的“影视史学”之来由，并非只指电影、电视），来讨论它们如何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每次课堂讨论，都异常热烈，而年轻人的新知与敏锐又“反哺”了我，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散见于各地报刊上关于影视史学的文章，大多出自复旦学子，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如今读《通论》，特别是我熟知的相关部分，怎能不引起我的共鸣，也为作者研究的新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看来构建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还得靠年轻人。

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正处在势头上，从业者人数不多，但很强，故更应抱团前行，而形成合力。现在，《通论》已出，以后当然会有也应该有关于此类新著面世。然而，在我看来，目前做出扎扎实实

的公众史学的某种成果更为重要，比如像钱教授那样，全身心投入口述史，不只是理论的探索，而是具体的实践，他主持的《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大型项目，已完成第一期48人的采访，成稿66万字，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实践出真知，我想他在这一口述史实务流程中，定会积累与形成自己的一些独到看法，这种看法或许与西方口述史家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史》等著作不同，而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空谈误事，还是多干一点实事吧。上面举的仅是口述史，其实像《通论》各章所涵盖的内容，还有许多的具体工作等待公众史学家去践行。由此说及，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也需要日益精进与不断更新，这需要时间，急不得。而我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通论》作者公众史学实践活动的深化，就会产生出新的或更多的想法，去发现与修正《通论》的缺陷，拿出一个更好的修订版。这也是我与广大读者所期待的。

在公众史学勃发的年代里，在新史学面前，职业史家再也不能固守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把一切新东西拒之门外了。钱锺书先生说：“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推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与其这种“倒逼”，还不如主动“破门而出”，让克丽奥（Clio，历史女神）从高楼深院走向坊间，走向社会，走向公众，正如时贤所说的，应当“更多介入”（钱乘旦），“参与进去”（孟钟捷），陈新教授更是主张，历史学家们要“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避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不是说，“大众创业，高手在民间”么，用到这里，我以为“高手”之发现与提升仍需要职业史家的“介入”与“引导”。在此举一近例证之：报载媒体主持人曹可凡，在繁忙的正业之余，写了40多万字的家族史《蠡园惊梦》出版，这不正是《通论》作者所说的“小历史书写”吗？然学医出身的曹可凡，颇有自知之明，他的“小历史书写”还是得力于家族史学者宋路霞的“介入”与“引导”。可见在这里，职业历史学家们将大有作为。我觉得，这种业余写史的小历史书写活动，在当前值得提倡，倘如是，随着民间写作高手与业余史家的日益增多，历史学与公众结合更为紧密，并将会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这是一种多么值得期盼的文化景观啊。

去年6月，我应邀出席由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如今，公众史学在当代中国史界已不再是潜流，它已破冰而出，其势锐不可当。可以这样说，中国公

4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众史学的时代开始了!”信吗?倘读一下钱茂伟教授的新作《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亦可以信然。这信然岂止于评估一本书的学科理念、框架结构、遣字造句,更关乎在克丽奥走向坊间的路上、社会公众的回眸间、广大历史学家的实践中……

张广智

己未年三月于复旦书馨公寓

目 录

第一章 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	(1)
一 公众史学优于公共史学	(1)
二 公众史学框架及其分支	(8)
三 公众史学的中国本土性	(15)
四 学科建设意义及其现状	(29)
第二章 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	(40)
一 国家而社会：民间史	(41)
二 民史的产生：国民史	(48)
三 民史的转型：人民史	(50)
四 民史的新生：公众史	(54)
五 公众时代要公众史学	(59)
第三章 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	(65)
一 文本之外无可传历史	(66)
二 人人要参与历史记录	(75)
第四章 由传记到个人史学	(86)
一 精英个人史的轨迹	(87)
二 由传记到传记史学	(100)
三 个人史概念的提出	(108)
四 个人史书写的特征	(112)
五 个人史学研究意义	(121)
第五章 公众个人史书写	(130)
一 公众个人史现状	(132)

2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二 公众个人史形态	(135)
三 公众个人史价值	(143)
四 公众个人史发展	(157)
第六章 公众家族史的编纂	(172)
一 大家谱前世今生	(172)
二 新修小家谱意义	(183)
三 小家谱原则、体例	(186)
四 小家谱编纂发展	(194)
第七章 公众社区史的编写	(197)
一 村史与村志的异同	(197)
二 公众社区史的旨趣	(200)
三 公众社区史的体例	(203)
四 公众社区史的操作	(208)
第八章 公众口述史学	(216)
一 口述史性质	(217)
二 口述史意义	(223)
三 采访的流程	(229)
四 公共故事亭	(240)
五 公众口述史	(244)
第九章 公众影像史学	(248)
一 历史影像再现	(248)
二 影像的大众化	(256)
三 公众影像建构	(264)
第十章 公众历史档案	(271)
一 公众档案的提出	(271)
二 公众档案的做法	(276)
三 公众档案的用处	(279)
四 公众史写作基石	(283)

第十一章 公众文化遗产	(286)
一 殊途的公众考古学	(287)
二 走向广阔的博物馆	(291)
三 深入社区的博物馆	(297)
四 个人经营的博物馆	(299)
五 博物馆的公众参与	(302)
第十二章 史学的通俗再现	(304)
一 宋元的讲史传统	(305)
二 明清的演义创作	(309)
三 当代的通俗史学	(316)
四 普及与娱乐并行	(319)
第十三章 历史的影视艺术再现	(330)
一 史与戏的双重约束	(331)
二 娱乐历史拒绝对号入座	(334)
三 历史剧发展的几点思考	(336)
第十四章 专家电视通俗讲史	(340)
一 专家电视讲史及出现背景	(341)
二 专家电视讲史问题与对策	(345)
三 专家电视讲史的社会影响	(350)
第十五章 公众通俗写史	(352)
一 历史写手群体的崛起	(353)
二 通俗写史特征及类型	(357)
三 公众通俗写史的意义	(360)
四 公众通俗写史的未来	(364)
参考文献	(366)
后记	(400)

第一章 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

从概念上说,“公众史学”优于“公共史学”。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它是一个学科群,是由几门分支学科组合而成的体系。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有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舶来品。中国虽无公众史学之名,但有公众史学之实,中国公众史学并不比美国落后多少。近三年,我们加快了公众史学的建设步伐,学科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期,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要求“以职业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公众史学学科”^①,这是得到大家赞成的。问题是,什么是公众史学?在中国到底是用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好?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学科包括哪些内容?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抑或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国的公众史学能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为什么要进行公众史学学科建设?^②本章拟对这些至今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作出周详的学理回答。

一 公众史学优于公共史学

目前的中国,有“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通俗史

①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② 钱茂伟:《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2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学”几个相关术语。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①对此作了辨析，结论是“公共史学”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建议统一为“公共史学”。不过，近来更多的学人主张用“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好，还是“公众史学”好呢？在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进一步的辨析，否则名称不统一，学科的推广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只有指出了“公共史学”术语的低合理性，说明了“公众史学”的高合理性，才能引导大家使用“公众史学”概念。

1. 公共史学

在美国，史学界关注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人称“public history”，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语的Public，作为形容词，主要有公众的；公共的，公用的；公务的、政府的；公开的，当众的。作为名词，表公众、民众、大众。^②至于汉语中的“公共”，从相关的古汉语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解释：（1）公有的；公用的。如“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③。（2）犹公众。如“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④。（3）犹共同。如“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⑤。古汉语中的“公共”，按其词性，可分三种，一是作形容词，表示“公有的”“公用的”；二是作副词，表示“共同”；三是作名词，表“公众”。从“公共史学”概念讨论来看，作副词用的“共同”含义可以排除，需要讨论的是作形容词与名词的含义。

中文“公共”与英文“Public”基本可以对应起来，均可作形容词或名词使用。1989年，王渊明首先将此翻译为“公共史学”^⑥，此后这个名称为多数国人所接受。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形容词，则表示“公用的史学”；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名词，则意为“公众史学”。从直观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或“公众史学”，两种用法均是相通的。不过从其他领域的使用来看，则以形容词为主。如公共空间、公共权力、

① 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54页。

④ （唐）罗隐：《谗书》卷二《丹商非不肖》，见《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⑤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十六《论御试策题札子二》，《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8页。

⑥ 王渊明：《美国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公共管理、公共英语、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记忆、公共关系等。在这些场合,显然“公用的”与“公众”两层含义是无法替换的。如此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似乎更合汉语表达习惯。问题是,“公用的史学”又到底是什么史学呢?这是颇难回答的。理论上凡是史学都是公用的,难道还有“私用的史学”吗?显然,此处的“公共”别有所指。陈仲丹认为美国的“公共”是“即诉诸公众,沟通社会,为受众服务,强调的是其实用、应用的特点”^①。王渊明为什么要将之译成公共史学?想来与当时国人习惯用“公共”有关。之所以用“公共”,是为了突破“国家/政府”的控制。在中国“政府型国家”形态下,中国的“国家”是“政府”力量控制下的“国家”,不是“民间”力量控制的“国家”,所以“史学”服务“国家/政府”是常态,服务于“民间”是异态。引入海外的“公共史学”,是希望突破“国家/政府”对“史学”的控制,让“民间”也可参与进来。从国家与社会来看,“国家/政府”控制下的空间是“地方社会”或“民间社会”。译成“公共史学”,可以凸显“地方社会”“民间社会”性。不过,美国的国家形态不同于中国,它是一种“社会型国家”。在美国,更为流行的是“私域”与“公域”视野,“私域”之外都是“公域”。在“公域”中应用的史学,就是“公共史学”。“公共历史强调的则是历史的公共性,即历史与公共社会联系和沟通的特性。”^②“公共史学”是从空间组织层面划分而形成的概念,中国学界喜欢译为“公共史学”,反映出国人一直习惯从空间组织层面观察历史。所谓空间组织层面划分,指“王朝”“社会形态”“国家与社会”。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所谓“公共史学”是指美国的“公共史学”,与中国史学无涉。

2. 大众史学

在西方,“大众”是上层精英之外的多数下层“民众”^③,带有较多的轻蔑色彩。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大众轻蔑色彩逐步被洗白,意为“普通民众”。在汉语中,“大众”与“小众”对应,是多数人群与少数人群的不同称谓。在中国,“大众”的使用更早,也更为普遍,譬如“大众文化”“大众电影”“大众文艺”。不过,“大众史学”概念的提出时间不长。1987年,朱孝远将“public history”译为

① 陈仲丹:《公共历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大众史学”^①。1989年，罗义首次借用“大众史学”，指涉中国史学现象。“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②这个解释近于“通俗史学”，即历史知识的普及化。解玺璋《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③、孙立群《通俗易懂好记，大众史学就是讲故事》^④，均为此意。

1998年，张广智将“大众史学”放在“精英史学”的对应面，详细讨论了两者间的五个方面的不同：精英史学以大人物的“经国大业”（政治、军事、外交等）为主，而大众史学表现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内容更为广泛；精英史学取材以官方档案为主，大众史学取材非常广泛；精英史学是书写史学，而大众史学的形式更为丰富；精英史学受众以少数的专业人士为主，而大众史学拥有广泛的受众阶层；精英史学追求学术价值的恒久与精深，大众史学更注重用通俗的手法进行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的二元划分是相对的，两者间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某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⑤这种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的二元划分及比较思考，是相当精辟的。

李小树从史学的大众化角度，对通俗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称“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科学，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益，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在庙堂史学达于极盛而再无发展余地的时候”，就“引发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⑥。可见，作者将史学的初生状态定位为大众史学，中间异化为贵族史学，后来回归为大众史学。李小树的思路，简化一下，就是“大众—贵族—大众”。

① 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 罗义：《“大众史学”：检验和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③ 解玺璋：《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5日。

④ 孙立群：《通俗易懂好记，大众史学就是讲故事》，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10月12日。

⑤ 张广智：《影视史学》，台北：扬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5—149页。

⑥ 李小树：《由庙堂回归民间——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

这样的说法,已经不完全是史学传播形式研究,而近于史学形态嬗变研究了。

2013年,王记录在教育部“爱课程”网开讲的视频课程《走向大众的历史》,也涉及“大众史学”的概念。他是从学术型史学与普及型的史学二元概念来划分的,涉及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历史书写者的大众化,不过重点仍是传播层面的通俗史学。这里对“大众史学”的使用,开始指称中国的史学现象,代指通俗史学,不再是美国的史学现象。

3. 公众史学

香港用“公众史学”指涉“public history”。1999年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课程改革,决定朝“公众史学”“比较史学”方向转型。香港之所以要用“公众史学”,与“公众”使用的频繁有关,更为内在的考虑是,“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传统史学精神”^①。2007年,陈新也使用“公众史学”^②。2014年,台湾的刘静贞也主张译为“公众史学”^③。

汉语的“公众”,早在南宋时代已经出现,如“譬如一事,若系公众,便心下不大段管”^④。西方的“公众”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指宫廷与城市中上流阶层。^⑤进入21世纪以来,“公众”在汉语中的出现频率增高。其背后原因,显然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关。在迈向公民社会的进程中,使用“百姓”“群众”“民众”“大众”这些术语,显然有点不合时宜;而“公民”属法律概念,过于严肃;“人民”政治色彩太强,不适合学术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介于两者之间的“公众”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那么,“公众”又是什么意思呢?可作偏正结构理解,“公众”的重心在“众”字,不在“公”字。“众”是会意字,三人为众。“三”表示众多,“众”表示众人站立。在甲骨文中, ^⑥,像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众”的本义是“众人”“大家”,从词性来说,它是一个名词。“公众”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是多元性的。当

① 苏基朗:《入世的史学:香港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见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

③ 刘静贞:《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④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5页。

⑤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 李榕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0页。

然,也可将“公众”理解为“公民大众”的简称,“公众”是由一个个公民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公众”对应“帝王”,“民史”对应“君史”,是从国家与社会角度划分的,是中国特有的官民体制产物。最近,刘静贞将“公众”理解为“公”与“众”两层意思,“一方面想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概念相联结,以回应中国既有的‘公’概念的暧昧与模糊。……另一方面则望强调由人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众人彼此间,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①。如此,“公众”既有“公共”之意,又有“大众”之意,兼容了“公共史学”“大众史学”,这样的“公众史学”定义自然更为理想。

台湾用“大众史学”指涉“public history”。2004年,周梁楷开始将“public history”引入台湾,开始指称民间的一些史学现象。他有意做了中国本土化的处理,选择了“大众”,译为“大众史学”。^②周教授指出:“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社会大众阅听。”^③周梁楷的核心观点是,大众史学是史学里的“大众部”,类似佛教的“大乘”,而学术史学类“小乘”,是“小众部”。那么,“大众”与“公众”到底有何不同?周氏所用“大众”是与“小众”对应的概念。

4. “公众史学”是“通俗史学”的升华

除了由“public history”翻译而来的“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外,中国尚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土生土长的“通俗史学”概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通俗史学”术语,始于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通俗史学”指“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④。舒焚使用的“通俗史学”一词,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对“通俗史学”也下了明确的定义,称“通俗史学是流行于民间的对于历史活动和历史现象的叙述和表达,它有别于史学家笔下的经过考核推定并以规范严谨的文字加以表述的正规化历史著述。它广泛流行传布于民间,深刻影响于民间,与其他形式的历史

① 刘静贞:《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② 当时大陆已经有“大众史学”一词。

③ 周梁楷:《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台中:采玉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④ 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